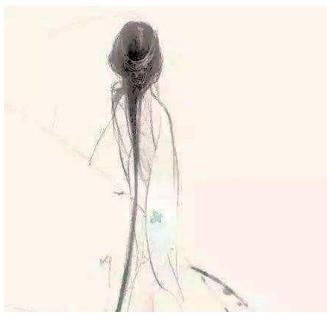


◎一寸芳草——



寻觅

你说,你总在寻觅。喜欢布满绿色的角落,那个充满希冀的角落,多少次跑去,没有想象的身影。喜欢满天柳絮飘飞的意境,而那个人是否也在清风下,呼吸这美妙的清鲜?而今,又是梦想的季节,再次跑去。是神奇?是虚幻?一幅早已熟悉却模糊的情境,现在却清晰了,因为眼前出现了,就是你心底的人。你喜欢这场景,孤单地享受这片只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,无人扰,多么惬意,阵阵清风轻轻撩起的衣角,神态自若的表情,优雅、漂亮等词语在你脑海中打转。

不需要语言,你只觉得希望逢着的那人。轻轻地,不想打破属于你的宁静,可为什么脚步却在移动,一步一步,越来越靠近,伸手想要去触摸一下那美丽,指尖被弹回,是一帘水,你惊得缩回手,呆望着眼前的假山流水。心中的幻想却已消失不见。原来想要抓住的,只是空气而已。无数次憧憬和假设熟悉的偶遇,却被一帘清水浸湿。原来平静的只不过是表面,心中已是焚烧着灰烟四起。急切地想要寻觅,换来的不过是一片虚迷……

每个人都会憧憬美好的明天,却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改变。对于明天,于你而言只想做一个人生征尘的旅者,天真而清逸脱俗,向往的是青山绿水,希望的是茶香萦绕的桃源,纯粹而简单,平淡又平凡的简单中寻觅快乐,摆脱现实中的烦。也只有勾勒出这样一幅远离尘嚣的绿色盎然,你才足以舒缓不同程度的压抑。给希望留点空间,为愉悦挤出位置,替自己储存底气。你原以为不会再有那种洒脱了,随意早在变化中化为泡沫,框架和规矩太多,想要努力寻觅却不得而踪了。是你给自己套上了枷锁,不是别人?那你寻觅的是什么?

是那一方净土吧!一个可以完全属于自己的净土。可早已灰尘满满的心也能进入那样的土地吗?即使寻觅到,是否也会被拒之门外?既然担心,就要学会适应,适应这人生的游戏规则,在浑浊中不迷失属于原有的纯净,是一件伟大的事情。枯燥的

生活在遥远的未来,因为有了学习而发光发亮。我们追求的毕竟是向前的,想要见到曙光,现在就必须在困惑中摸索。脚踏实地工作、学习与生活。

寻觅,你到底应该寻觅些什么?在这个茫然的生活中,你找不到自己。而你寻觅的是什么?爱情?可爱情在你眼中,也只是无目的的纠缠。是否适合爱情?是友情?也许吧,因为目前也只有友情,会触碰你心底的那张弦。是亲情?纵然所有的东西都在变,而血浓于水的亲情于你来说却永不会变更。因为,能给予你最简单快乐的人,都是这世上最心疼你的人。寻觅没有了止境,而事物又在不断变化,愈想要抓住的却挣脱后逃逸了,愈想要放逐的却因为羁绊与捆绑而遗留了下来。

总希望逢着这样一个人,你说的,他和她懂;你想的,他和她知;伤心时,肩膀是他和她所给予;快乐时,笑声是他和她在陪伴。无论虚或假,只要会心,就会满足。懂得什么是可遇而不可求,于是顺其自然、随遇而安,继续在大自然中流浪,在阳光下自由放肆,只是想寻觅的心却永远不会止住……

人生就是如此。人生漫漫,总要有所寻觅,而你还要寻觅的很多,很多……即使寻觅,找遍了,累了倦了,最后留下的是孤单的落寞,但希望仍在,人生旅程仍在继续。 文/林丛中

◎往事情怀——



过前旗

“过前旗”,这个居住在黄河南岸的我从小就熟悉的名词,“过前旗”也是这里的人们从小向往的出行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“过前旗”那份浓浓的向往在人们心中已经淡化,“过前旗”也失去了它往日那别样的吸引力,现在人们不再因生活中的小事专门“过前旗”了。

偶然读到几篇关于写“过前旗”的文章,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。“过前旗”有着时代的印痕,那些故事情节把我带进了年少的回忆里,我尝试着把文中的所见所闻和我的思绪相拼凑,竟然发现它们是多么完美地结合,是那样天衣无缝!

“过前旗”也许真的是因为

“过”而艰难,因为“过”而新鲜,因为“过”而向往,因为“过”而兴叹。我们的祖祖辈辈注定成为黄河两岸行色匆匆的过客。

与众人一样,我自然没能忘记那个过了黄河令我儿时心驰神往的地方——乌拉特前旗,在我心里它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,高层的建筑,拥挤的人群,琳琅的货物,奔驰的火车,轰鸣的大拖拉机,它们总是能让乡下孩子惊叹不已,流连忘返。有一次父亲给了我两元伍角钱去置办副食年货,我高兴万分,胸有成竹欣然前往去领略大都市的风光。成年后有幸去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许多大城市,但我都未能收获到年少时眼中如乌拉特前旗那样的繁华。

当我读了写过乌拉特前旗的文章后,对自己的年少作一次梳理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的那段时光与文中的“过”字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!印象中那时的我除了读书就是干活了。从九岁开始,我就必须得服从父亲去挑水、掏大粪、过河背干柳柴火,那是最让我过而不忘的。每到黄河封冻时节,我和二弟便跟着母亲过河去背干柳柴火,当时的别人家都是大男人们去背的,而我们家是个例外。

记得有一天,夜里鸡叫二遍时分,妈妈便叫醒我说要过黄河,由于当天的大风降温天气不好,母亲看到二弟弱小没让走。母子俩踏着冰,迎着寒冷过了黄河砍干柳。当我和妈妈背上干柳柴火准备回家的时候,风力又加大了,天昏地暗,妈妈凭着感觉走在前面为我挡风带路。我和妈妈就这样顶风艰难地前行,走了六七里地之后,妈妈突然从眼前的地貌上认清了所处的位置,原来我们母子南辕北辙,走反了方向,都已经到了乌拉特前旗地界防洪坝了,我们母子居然迷了路。时至后半晌,就算空手返程到家估计也得天黑。我实在走不动了,我对妈妈说,“我们丢掉这些柴火回哇!”妈妈说,我们都空手回去,你大大(父亲)会打骂的,我和妈妈都为过重的夫权父权而畏惧。可妈妈看我又冷又饿又累地摇摆在风里,心疼地说:“把你那背(捆)扔掉吧,我背上一背(捆)回去就行了。”可我不愿意让妈妈一人受苦,执意又背上自己那背干柳柴火往回走。背上肩的那一瞬间,我看到妈妈眼角有泪水,又很快吹散在风里……

返回河边的时候,我们母子早已筋疲力尽了,和往常一样,我们可以把柴火放在冰滩上顺风拉着过河,可那天的风比平常大了许多,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河中间,一股大风袭来,任我们母子怎样扶拉滚爬,也没能拉住柴火,无奈地看着两捆干柳柴火被风卷走,很快消失在风里……

两手空空走在路上,我和妈

妈都很沮丧,不为劳而无获而惜,只为过而无功而忧,忧的是用了整整一天,空手而回怎样向父亲交代。我们母子的体力耗到了极限,母亲拉着我的手,饥寒交迫摇摆在风里,怀着忐忑不安深一脚浅一脚向家走去。也许是那天的风太大了,连家里的父亲也似乎感觉到了异于平常。出乎我的意料是父亲不但没有打骂,还给我们做好了山药粥,尽管父亲已先行按照惯例吃了可口的小灶,我们母子还是从那碗山药粥里体会到了一丝丝的温暖和爱。

这次过河背柳与“过前旗”那样的“过”不同,“过前旗”便很向往,很期待,似乎也很时尚。这次“过”是趁冰冻封河时节穿越那条黄河,目的是砍柴,就是一种煎熬,一种磨炼。

在黄河儿女的沧桑岁月里,这个“过”字里的故事有许多让人不忍回眸的过往。

许多年来,岁月更迭,命运跌打,也不乏面必思“过”,任一切过眼烟云! 文/杨五十二

◎清浅时光——



一池荷相伴

终于,荷花慢慢打开花苞,露出嫩绿的莲蓬。一阵风吹来,细细的莲梗犹如荷花的胡须,在风中抖动着。

我和燕林蹲在池塘边上,瞪着两双好奇的眼睛,很想下到水里摘几朵莲蓬品尝。可经验告诉我们,此时的莲蓬绝没有仁,还仅仅是个空壳。我们干瞪着眼,是馋,是急,想早品今年莲蓬甜甜的滋味。

听大人们讲,我们家院外的这个荷塘,是早年知识青年下乡时,那个刘代表种的。这么多年了,越长越旺,一点都没退化。

印象里,有年天干,冬天清淤时,大人们把塘地清了个底朝天。本想这次池塘里的荷会烟消云散的,谁想到,第二年,又稀稀疏疏地长出了许多。第三年,就又变成荷叶满满的了。

燕林爷没事的时候,喜欢带着我们到池塘里采荷叶,他是村子里的老中医,采来的荷叶,嫩一点的,用来制茶,老一点的,用作中药。老先生习惯于把荷叶放在鼻子下闻,一叶一叶地闻,鼻子下的选择,竟有好多新鲜的荷叶被他扔掉。问他,他也不答,只管闻他自己的。好多年过去了,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在闻什么,但我们心里清楚,他闻得了茶,也

闻得了药,茶、药之后,就是不能用的荷叶、普通的荷叶、随手丢弃的荷叶。

割麦插秧是村子里最忙的季节,为不误农时,大人小孩都忙着抢收抢种,饥渴难耐之时,喝一碗清清凉凉的莲子羹,既管渴又管饿,还消暑。大地的恩赐,水中尤物,此时已经化作劳动的力量,在汗水的流淌声里浸润着粮食的香味,阳光之下,麦穗的炸响,是对院边池荷的回应,相互的回馈,滋生了万千美好来。

燕林怕热,他头顶着一枝荷叶,用线拴住上面的茎,干活的时候,大绿帽子忽闪忽闪的,像池塘里晒蔫的荷叶。实在热得抵不住的时候,他就跑到荷塘里,蹲在荷叶撑起的绿伞下,任清清凉凉的池水轻抚着他的躯体,那种舒服劲甭提有多惬意了,就连吃饭,他都不愿意上来。

我们最喜欢在莲蓬灌满浆、快饱满的时候下到池塘里,一边游泳,一边掐嫩绿的莲蓬,剥里面的莲蓬米吃,甜丝丝的滋味总也吃不够。很多时候,我们玩够了,还要掐很多带回去,成为大人们夜晚聊天时的零食。他们一个个地剥开,一粒粒丢进嘴里,好多开心的话便不自觉地说了出来。寂寞的乡下,寂寞的夜晚,嫩绿的莲蓬为劳累的农人增添了无限风采、无限活力。

教我们语文的女老师是城里来的,她极少吃到不同节令的嫩莲蓬,看她喜欢,我们就争着带一些送给她。了解莲蓬的人都知道,莲蓬从灌满浆到老,每天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,最佳的时间是莲蓬长到四五成熟的时候,莲蓬米贼甜,味道是最佳的。以后,莲蓬米逐渐变苦,越来越不好吃。

她很惊喜,当老师时才尝到这人间美味。她高兴,我们也很开心,毕竟在这方面,我们这群孩子比老师懂得多。

莲蓬成熟后,家家户户都要剥一些莲心当茶用。客人来时,在透明的玻璃杯里放上十几粒,洁白的开水便升腾起缕缕绿意,有了春天的颜色。自己也喝,听说这茶清热解毒,有药用。为此,那个曾经栽下满塘荷的刘代表,从上海写信,托燕林爷从村子里收些莲心给他,当茶用。燕林爷当然乐意,他挨家挨户地收,一个村子下来,收了一大包,有三四斤。那边,刘代表写来信,感激了一番。乡下人实在,谁也不要钱,寄过去的茶里,有浓浓的情谊在里面,这茶,肯定好喝。

在乡下,荷不仅实用还可成景。春天,一池碧绿,朝气蓬勃;夏天,红绿相间,相映成趣;秋天,荷叶田田,荣枯有序;冬天,残荷凋敝,水墨使然。四季轮回,风景各异。有荷,岁月静好。

院外,有一池荷相伴,真好。

文/潘新曰